

國金佗粹編卷第十四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勸農事岳珂編

家集卷之五

奏議中

辭檢校少保第四劄子

辭宣撫副使劄子

辭母亡格外賻贈及應辦喪事奏

乞終制劄子

辭格外賻贈銀絹劄子



乞終制第二劄子

乞終制第三劄子

目疾乞解軍務劄子

辭太尉劄子

辭太尉第二劄子

乞免立新班劄子

辭男雲轉三官劄子

辭太尉第三劄子

辭太尉第四劄子

辭男雲轉三官第二劄子

辭開府劄子

辭開府第三劄子

辭檢校少保第四劄子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

奏臣比具辭免除臣檢校少保恩命今月初

一日再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依已降

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臣已三貢

辭章出于誠悃冒犯 天威罪不容赦 聖
恩廣大一賜 溫詔兩降劄命捫心揣分感
極涕零伏念臣草芥固陋備數戎昭曾無尺
寸之功仰報 天地之德竊以亞保之位實
預三孤之貴所以賞有功而進豪傑也如臣
何人輒膺斯寵是以心不自安終難冒受不
避 譴誅再伸前懇非敢徒為辭遜伏望
聖慈矜察愚衷早還 成命庶令臣少安分
守臣不勝處祈俟 命之至取 進止

辭宣撫副使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襄陽府
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五月十八日准 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
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岳飛已降 指揮除湖
北京西南路宣撫副使奉 聖旨疾速兼程
前去鄂州措置軍事者臣聞 命震驚罔知
所措極迎切受招討使不容牢辭又蒙 聖
恩授以前件差遣切念臣一介寒賤誤膺

使顧士宇恢復之迹未見尺寸而厚恩
賞涯分已踰且以宣撫之重名實寄專征之
大事自非廊廟迹臣勲伐高世者豈當冒
而居異時付託失人或誤驅策雖粉臣骨
曷足以謝陛下兼招討使權不為不重若
更加以甚高非常之寵必起負乘斯奪之悔
所有宣撫副使恩命實難祇受伏望追寢
誤恩庶安愚分臣無任悚懼恭聽宸命之
至取進止

辭母亡格外賻贈及應辦長事奏

草土臣岳飛狀奏臣准御前金字牌遞到
尚書省劄子二道奉聖旨岳飛母身亡已
降指揮起復於格外特賜銀絹一千匹兩
令戶部支給所有葬事令鄂州協力措置施
行臣上荷聖恩惟知感泣契勳臣今般挈
家屬扶護母喪已至江州瑞昌縣擇定江州
界營葬臣以月俸之餘粗足辦集所有上件
恩數并格外賻贈伏望聖慈俯賜寢罷

庶安愚分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乞終制劄子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二日至江州
瑞昌縣界准樞密院奏勘會岳飛丁母憂已
擇日降 制起復緣目今人馬無人主管及
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奉 聖旨先次
行下岳飛特起復仍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
事不得辭免伏念臣孤賤之迹幼失所怙鞠
育訓導皆自臣恐 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

束髮從事軍旅誓期盡瘁不知有家自從
陛下渡河以來而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
十八次始能般挈得脫虜禍驚悸致疾遂以
纏綿臣以身服戎事未嘗一日獲侍 親側
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每
加追念輒欲無生而 陛下恩眷有加即命
起復在臣么微固深銜戴然臣重念爲人之
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衰經之制
面顏有覩天地弗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

若內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
忠臣已般挈扶護前來欲於江州或南康軍
界營葬伏望 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取
進止

辭格外賻贈銀絹劄子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比蒙 聖恩以臣母身
亡特賜銀絹一千匹兩即具懇 免今月初
一日准 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伏念臣遭遇 聖眷過於山岳感

激之心惟極涕泗今已安葬了當種種辦集
皆自 陛下恩被之所及所有前項銀絹實
難重疊祇拜伏望特賜 寢罷取 進止
乞終制第二劄子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准樞密院劄子勘會臣
母魏國太夫人姚氏身故已降 指揮起復
仍日下主管軍馬職事不得辭免仍具已供
職月日間 奏臣契勘除已具辭免奏 聞
外伏望 聖慈檢會所奏特許臣終制取

進止

乞終制第三劄子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近於四月十二日具奏
辭免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
北京西路宣撫副使今月初一日准 御前
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令
學士院降 詔仍不得再有陳請依已降
指揮日下主管軍馬措置調發不管少失機
會者伏念臣叨荷 聖恩實倍倫等惟期盡

忠庶圖報稱緣臣老母淪亡憂苦號泣兩目
遂昏方寸亦多健忘自揆餘生豈復尚堪
器使非敢獨孝于親而於 陛下不竭其忠
正謂灾屯如此不能任事况臣一介右列若
學術稍優謀略可取亦當勉強措置調發臣
於二者俱乏所長今既眼目昏耗又不能身
先士卒賈作銳氣苟不罄瀝血誠披告 陛
下則他日必致顛隳上辜 委寄伏望 睿
慈俯察孤衷許臣終制取 進止

目疾乞解軍務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狀奏臣先為目疾昏痛不能視物在假服藥醫治累奏乞致仕將宣撫司事務權令參謀官薛弼參議官李若虛管幹已申奏 朝廷聽候 指揮去訖未蒙回降 指揮十月十五日夜據參謀官薛弼傳到 御前劄子一封付岳飛係金字牌降到內係黃紙臣遂拆開認是

宸翰 臣即時遙拜跪領不覺感激涕淚臣平日切切思報 陛下之心惟冀當此大敵少展區區適以病目轉覺昏暗臣私心不勝痛憤又於十六日據薛弼申緊准金字牌降到御封樞密院劄子催促全軍人馬前去江池州稱已勾抽襄陽等處軍馬前來猶恐遲緩已整齋在寨軍馬止候 兪請錢糧俵散衣賜了當先次起發臣比在假每日連併服藥全未見効伏望 睿慈檢會臣累奏事理速賜

施行庶幾不悞 國事取進止

辭太尉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今月二十五日進奏官報內降白麻一道除臣起復太尉依前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本無寸長誤膺器使且陛下以

太上梓宮未還 作興文武雪耻群狄高名

大爵正當 謹與以激厲天下而臣何功率

先濫及伏望 聖慈特垂 天鑒察臣悃悞

元非飾辭追還 大命庶幾微分少安不陷

清議臣仰冒 天威不勝惶懼墮越之至取

進止

辭太尉第二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

臣昨已具 奏乞追寢太尉恩命於今月二
十六日准右武郎同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
館事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潘永思齋
賜到 告命一軸螻蟻之誠未回 天聽不
免再瀝忱懇伏念臣頃自天下兵興時實有
志於奮張 皇威削平僭亂以爲北虜不滅
臣死不瞑初不敢萌覬覦高爵厚祿之念既
而誤蒙 陛下使令付以兵柄責任以來在
再積年腥羶叛逆之族尚據中土而臣之官

職歲遷月轉豈不有負初心兼臣見今官職
不爲不崇言容一向叨竊不自愧耻伏望
聖慈特賜 哀矜察臣愚衷收還 大命庶
令臣得勉力事功以酬素抱以報 厚恩不
犯盈滿顛隕之戒所有 告命臣未敢祗受
見寄納平江府軍資庫取 進止

乞免立新班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管田使臣岳飛劄子奉據

轉辦官于鵬申准 行在閣門關已降 制
岳飛除太尉依前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
京西路宣撫副使二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
不候正謝令立新班臣已辭免外所有合赴
朝殿起居乞立舊班取 進止

辭男雲轉三官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依覩 聖旨岳雲特轉三官契勘臣男雲見

充本司書寫機宜文字自有本職功狀內合
乞推恩等第若更叨冒今來 恩數似出無
名非所以示將士大公至正之道也所有上
件 恩命實不敢令雲祇受伏望 聖慈特
降 睿旨速賜 收還不勝幸甚取 進止
辭太尉第三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近兩具 奏乞追寢太尉恩命今月二十九

日准 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依已降 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今日下祇受臣一介么微言語鄙淺不能上格天聽用敢不避再三荐控誠悃臣頃以目疾廢事日久近者商虢潁蔡之戰皆由仰遵聖訓遂致將士竭力在臣實無寸功且太尉掌武之官授非其人則不足以為 今日右武之勸臣若謬居不辭是因臣一己而怠天下伏望 聖慈特回 淵鑒收還 誤恩令臣只以見官待罪軍旅庶幾天下始知大官之為可重不累 陛下立政惟人之明天下幸甚取 進止

辭太尉第四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三具奏乞追寢 恩命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三十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累降 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仰荷 聖

慈詔諭諄復然臣實以私情迫切不容冒進竊念臣雖無他長粗知義命平居服食器用每安於弊陋正恐綿薄不堪祿賜之厚徒取釁青臣伏自去春丁家憂棘不復敢有榮官之念繼以目疾就醫至今其天賦之薄即此可見臣若復尚貪寵數不自退省將恐災疾之來不特今日伏望聖慈特回天聽收此誤恩全臣知止之節臣實幸甚臣疊犯天威不勝惶懼顛越之至取進止

辭男雲轉三官第二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近具奏辭免男雲特轉三官恩數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伏念臣本以凡材誤蒙陛下付以方面若臣不能與士卒一律則亦不能整齊其心昨者之戰士卒冒犯矢石有斬將陷陣立奇功者臣方列上事狀得霑一級而男雲何從超進崇資臣正

恐士卒有無功之謗 陛下致濫予之譏且
陛下方謹惜名器以磨厲天下將 紹復
大業而乃因臣私恩廢公議臣誠不自安伏
望 聖慈特降 睿旨收還上件 恩命臣
父子幸甚取 進止

辭開府劄子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正月二十
四日准都進奏院遞到 白麻一道除臣開

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者臣初捧 制文尚懷疑惑豈謂非常之典
遽及無功又於二月十四日准本司往來幹
辦官王敏求差人齎到前件告一軸乃知
朝廷以逆虜歸疆而將闡之寄例進優秩不
惟臣一已私分愈切驚惶至於將士三軍亦
皆有覲面目伏念臣奮身踈逖叨 國顯榮
每懷尸素之憂未効毫分之報豈可因此
需澤遂乃濫預 褒陞伏望 聖慈特此

睿斷毋嫌 反汗亟寢 誤恩所有 告命
臣不敢祇受已令本司簽廳牒鄂州寄收以
待 朝廷追取外冒犯 天威不任激切俟
命之至取 進止

貼黃 臣待罪二府理有當言不敢緘
默夫虜情姦詐臣於 面對已
嘗奏陳切惟 今日之事可危
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
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以

行營論功取笑夷狄事關 國
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衆人
實欲盡忠於 王室欲望 速
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
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
盟則似傷 朝廷之體仍望
以此貼黃留中不出保全臣節
臣不勝至情伏乞 睿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已具辭免除臣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恩命今月二十七日蒙降到詔書不允者臣近者累犯天威力辭恩寵庶幾陛下洞燭危懇終賜矜從而溫詔諄諄未回睿聽跼地籲天不知所措夫爵賞者人君所以爲厲世磨鈍之具人臣得之所以榮耀鄉里而顯貴宗族也謹

欲貪多而務得哉然得所當得固以爲榮受所非受反足爲辱伏念臣奮迹羈單被恩優腆使臣終身只守此官已踰涯量豈可分外更冒顯榮遂速顛隳陛下推天地至寬之量在所兼容而微臣抱金石圖報之心寧無自愧所有臣爲將不效獻言悖理之實臣於累奏中固已縷陳更不敢諄復紊煩聖聽伏望陛下檢會臣累次劄子追寢成命特降俞音庶使微臣少安愚分取

進止

鄂國金佖稗編卷第十四

國金佖稗編卷第十五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家集卷之六

奏議中

乞解軍務劄子

乞解軍務第二劄子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子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二劄子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三劄子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四劄子

辭少保第三劄子

辭少保第四劄子

辭少保第五劄子

辭母命劄子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子

乞叙立王次翁下劄子

乞叙立王次翁下第二劄子

辭衣帶劄子

辭初除銀絹劄子

辭男雲除御帶劄子

辭男雲除御帶第二劄子

辭初除銀絹第三劄子

乞解樞柄第二劄子

乞解樞柄第三劄子

辭除兩鎮在京宮觀第二劄子

乞解軍務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
竊謂事君以能致其身爲忠居官者以知
止不殆爲義伏念臣受性愚戇起家寒微顧
在身官爵之崇皆陛下識拔之賜苟非木
石寧不自知每誓粉骨靡身以圖報稱然臣
叨冒已踰十載而所施設未効寸長不惟曠
職之可羞况乃微軀之負病蓋自從事軍旅
疲耗精神舊患目昏新加脚弱雖不辭於
勉恐有誤於使令願乞身稍遂於退休庶
養病漸獲於平愈比者修盟漠北割地河南
旣不復於用兵且無嫌於避事伏望陛下
俯昭誠悃曲賜矜從令臣解罷兵務退處
林泉以歌詠陛下聖德爲太平之散民
臣不勝幸甚他日未填溝壑復効犬馬之報
亦未爲晚臣無任激切戰懼俟命之至取
進止

乞解軍務第二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東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頃以多病易衰仰瀆 宸聽乞退處丘壠以
便養痾伏蒙 陛下未忍棄去尚闕 俞音
不免控瀝肺肝再摭悃悞今賢能輩出才智
駢臻干城腹心之士可付以軍旅者類不乏
人則臣之所請無邀 君之嫌今講好已定
兩宮 天眷不日可還偃武休兵可期歲月
臣之所請無避事之諉臣不揆庸愚幸免此
二事止以疾病餘生恐悞 任使久享厚祿
坐費太倉蚤夜以思身不遑處所以不避
鉞至於再而不自已伏望 陛下垂溥照
之明 回蓋高之聽曲加 仁惻 洞照愚
衷使一夫之微終遂其欲特許退休就營醫
藥臣不勝感戴 聖德願望之至取 進止

辭男雲特轉 恩命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十四日三省同

奉 聖旨岳雲可落閑職與轉武顯大夫遙
郡刺史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循守
資格自有常法必有非常之功而後有非常
之賞如臣男雲始就義方尚存乳臭雖累經
於行陣曾未見於事功比者仰蒙 聖恩曲
垂 異眷超資躡等驟進官職不惟使雲志
氣怠惰而臣益切滿盈之愧况臣既已仰竊
國恩致身顯位固有僥冒之名矣今併與其
子而僥冒其可乎伏望 陛下揭離照之明

體乾健之斷特賜 睿旨追還 告命庶使
雲粗知官爵之難得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
効 驅策受之未晚取 進止

辭男雲特轉 恩命第三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管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今月三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以臣辭
免男雲武顯大夫遙郡刺史不允不得辭有
礙請者伏念臣遭過 宸眷倍於常倫

顯赫之功以稱 褒崇之典又况臣男雲
悉無知涓埃未效疊蒙 優渥以臣之
濫爵祿已爲過分今若又寵以 異數使之
叨據不唯使雲不知名器之重或就驕溢
則負 陛下之恩下則取縉紳之謗并臣之
罪亦復難逃伏望 聖慈俯回 天聽特賜
追寢實爲臣父子之幸臣不勝激切震汗之
至取 進止

辭男雲特轉 恩命第三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近兩具辭免臣男雲武顯大夫遙郡刺史准
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依已降 指揮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者恭讀之際愧汗交流伏念
臣叨荷 聖恩實倍倫等曲折之辭前已備
述不敢喋喋上瀆 天聽臣以辭免開陳上

恩命重蒙 玉音裁諭丁寧又不敢固違
天意踴躍拜 命臣切悚惶今若并

無功進職是臣辭榮而益榮避祿而邀祿也
恩雖至厚公議謂何伏望 特簡 荆襄府

回 洞照特賜 寢免庶安愚分取 進止

辭男雲特轉 恩命第四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先三具劄子辭免臣男雲武顯大夫遥郡刺
史恩命事今月二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三
省同奉 聖旨依已降 指揮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臣聞正已然然後可以正物自治然後
可以治人臣奮身踈逃冒 國寵榮 陛下
誤恩擢置重任以孱陋之資將軍旅之衆顧
惟匪稱夙夜惶懼惟恐檢飭修省有所未至
不足以服衆比者男雲未嘗立功遽遷優秩
在臣私分實未遑處臣庸懦無能方將勉竭
驍鈍仰圖報稱而自使其子受無功之賞則
是臣不能正已而自治將何以率人哉伏望
陛下憐臣拙直 察臣愚衷早賜 俞音

還 成命容臣男他日大立戰功然後 命
之以官亦未爲晚所有官告一軸除已令本
司簽廳牒鄂州於軍資庫寄納外取 進止
辭少保第三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蒙 聖恩除臣少保
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臣已兩具辭
免今月初十日伏奉 詔書不允者臣聞忠

臣之事 君計功而受賞量力而受官不爲
苟得以貪爵祿况師旅方興事功未著臣方
同士卒之甘苦明將佐以恩威冀成尺寸之
功仰報 君父之德豈可身被 厚寵而忽
然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爲心哉所有少保
恩命臣實不敢祇受伏望 陛下 日月照
臨 乾坤覆載 察臣肺腑追寢 異恩臣
願憑 陛下雷霆之威託 宗廟山嶽之福
壘竭駑鈍期效涓埃候將來功績有成臣將

拜手稽首祗承 休命矣誠懇迫切至於再
三千冒 天威臣不任戰悸恐懼之至取
進止

辭少保第四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昨蒙 聖恩特降 告
命除臣少保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今月初九日伏奉 詔

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聞爵以馭其貴
祿以馭其富爵祿者 人君馭天下英豪而
使之貴富也人孰不欣受而願享之然名器
假人為傳所譏無功受祿為詩所刺則 君
不可以輕予臣不可以妄受臣性資樸魯久
叨 寵榮每懼滿盈弗克負荷况乃孤棘實
為 異恩若更無功輒有貪冒臣賦分謏薄
竊恐別招 譴責伏望 陛下憐臣勤懇特
降 俞音追還 恩命庶使臣稍安愚分別

效寸長仰報 陛下天地生成之德干冒
斧鉞臣不任戰慄俯伏俟 命之至取進止

辭少保第五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蒙 聖恩特降 告
命除臣少保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臣已四具劄子辭免八月三十日准尚書省
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今日下祇受仍

依累降 詔旨不得再有陳請者臣之事

君義無有已若夫貪慕爵祿務榮一身而不
以 國家爲念則非臣之所忍爲也比者羯
胡敗盟再犯河南之地肆爲殘忍人神共憤
臣方將策駑礪鉏冀效尺寸以報 陛下天
地生成之德今則虜騎寇邊未見殄滅區區
之志未效一二臣復以身爲謀惟貪爵祿則
誠恐不足爲將士之勸而報 恩無所萬誅
何贖伏望 睿慈追寢 成命特賜 俞音

姑詔 有司留以爲臣異時消埃之賞取
進止

辭毋命劄子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
劄子奏臣比准 制命授臣少保累具辭免
伏蒙 聖慈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不
避斧鉞之誅再露丹誠仰干 天聽乞賜追
復又於今月初一日奉 聖旨指揮閣門

飛除少保累具辭免已降 指揮不允日下

祇受不得再有陳請可令便立新班特放告

正謝臣已於今月初二日望 闕謝 恩祇

受訖所有冊命恩數伏望 睿旨許免以安

愚分取 進止

辭男雲特轉 恩命劄子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
劄子奏臣於今月二十六日准 告授臣男

雲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臣聞 君之馭臣
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臣
昨恭依 睿筭與虜賊決戰於陳穎之間雲
隨行迎敵雖有薄效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
橫列仍領郡防 賞典過優義不遑處所有
告命臣不敢令雲祇受伏望 聖慈俯垂
天鑒追還 異恩庶使雲激勵懦庸別圖報
效取 進止

乞叙立王次翁下第一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近蒙 恩
除樞密副使已具懇辭未沐 矜許伏奉
聖旨令參知政事王次翁叙位在臣之下臣
契勘參知政事叙位舊例在樞密副使之上
臣雖謬忝孤卿豈得遽紊班列欲望 聖慈
令臣只依舊例叙位在參知政事之下庶使
邦儀不易愚分可安取 進止

乞叙立王次翁下第二劄子再具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參政

與樞副叙位 朝廷自有定例豈可為臣忝
竊孤卿叙位使在參知政事之上不免再具
誠懇仰瀆 聖聽伏望 睿慈曲垂 昭鑒
許臣只依近例叙位在參知政事之下庶使
庸愚不致僭越取 進止

辭衣帶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於今月二
日正謝伏蒙 聖恩依例賜臣對衣金帶魚
鞍馬竊念臣一介公微遭遇 宸眷之厚

近年累蒙 恩賜金帶等物今更循例錫
予在臣無能實為過分伏望 睿慈特賜
寢罷庶使蠢愚不致冒濫干瀆 天聽臣不
勝惶懼之至取 進止

辭初除銀絹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今月初九日
御藥院官衛茂實奉六月十三日 聖旨以
臣初除樞密副使依宰臣例支賜銀絹各一
千匹兩臣遭遇 聖眷至厚至深既擢任於

樞庭又錫賚以多物內外情文靡所不盡
陛下所以待人臣之禮斯亦至矣然臣稟生
竒蹇賦分寒薄夙夜震驚恐不足以當
陛下下錫予之厚伏望 聖慈俯垂 睿照收還
所賜銀絹庶使稍安分量不至盈滿取進止

辭男雲除御帶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於今月初
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初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岳雲除帶 御器械伏念臣叨冒 聖

恩擢實樞府靜思無補已劇愧顏臣男雲年
少蠢愚未練官業今輒處以 御帶之職實
為親近在臣寒微尤不遑處兼恐於 法或
有妨礙不免控瀝危懇仰瀆 聖聰伏望
睿慈曲垂 天鑒追還已降 指揮庶得稍
安懇求取 進止

辭男雲除御帶第三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余月十二
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以良辭免男雲

除帶官御器械差遣不允臣竊以御帶之職至近曷旒非有干城之才可以任腹心之寄者不足以當其選臣男雲年少蠢愚殊未練達世務一旦驟遷此職實非駘幼所能隸下爲官擇人豈當出此知子者父誠不皇安不免披露愚誠再干天聽伏望睿慈追還雲上件差遣庶免人言少安愚分取進止

辭初除銀絹第三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近蒙指揮依宰臣例支賜銀絹各一千匹兩臣已兩具劄子奏乞賜蠲免本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竊緣臣聚集口累不至重大逐月請俸贍養有餘若更叨冒錫子至於無厭則不知足之患深可爲戒臣不免再具誠懇仰瀆聖聰伏望睿慈俯垂天鑒特賜蠲免施行取進止

乞解樞柄第二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巨岳飛劄子奏臣已具劄子
乞解罷樞密副使職事至今累日未蒙俞
允竊念臣性識踈闇昧於事機立功無毫髮
之微論罪有丘山之積加以望輕任重德薄
寵殊荷 聖眷之兼容在孤忠而益畏煩言
忝至私義奚安欲免累於 明恩理合圖於
亟去伏望 睿慈察危情之難處施 天造
之曲成聽還印於樞庭許投身於散地欲乞
檢會臣前奏早降 處分施行取 進止

乞解樞柄第三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巨岳飛劄子奏臣已累具劄
子乞解罷樞密副使職事伏蒙 聖恩降詔
不允者露章待罪自驚 寵數之過優 温
詔示恩猶闕 俞音之下逮再陳愚懇仰瀆
淵聰伏念臣濫厠樞庭誤陪 國論貪榮滋
甚補報蔑然豈惟曠職之可虞抑亦妨賢之
是懼冀 保全於終始宜遠引於山林伏望
聖慈察其誠心實非矯飾速降 睿旨許罷

機政取進止

辭除兩鎮在京宮觀第二劄子

少保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三日伏蒙

聖恩賜臣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

觀使告軸仍奉朝請臣已謝恩外緣

臣見具劄子辭免已將告命寄納臨安府

今月十四日伏奉詔命不允竊以兩鎮節

旄國朝盛典非有大勲豈容輕授臣前此

叨據常懼弗稱自惟智術短淺坐糜歲月致

其績用初無絲毫安可更爾冒榮矧內祠之

任得侍清光朝廷所以貴老尊尊用昭

異數在臣愚分非所宜處顧待遇之愈隆

夙夜以思雖粉身碎骨何以圖報萬一愧深

汗溢感極涕橫重念臣才踈德薄人微望輕

若不自列濫當優寵必致顛濟上辜宸

眷欲望聖慈追寢成命除臣一在外宮

觀差遣取進止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十五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十六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家集卷之七

奏議下

廣德捷奏

鄧州捷奏

復三州奏

湖寇捷奏

復西京長水縣捷奏

復潁昌府奏

陳州潁昌捷奏

鄭州捷奏

漫獨化捷奏

復西京奏

龍虎等軍捷奏

復南城軍捷奏

鄆城縣北并垣曲縣等捷奏

小商橋捷奏

河北潁昌諸捷奏

王貴潁昌捷奏

臨潁捷奏

廣德捷奏

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司統制軍馬臣

岳飛狀奏恭依 聖旨將帶所部人馬邀擊

金人至廣德軍見陣共斫到人頭一千二百

一十六級生擒到女真漢兒王權等二十四

人并遺差兵馬收復建康府溧陽縣殺獲王

百餘人生擒女真漢兒軍爲同知溧陽縣事
渤海大師李撒八等一十二人金人回犯常
州分遣兵馬等截邊擊掩殺四次見陣擁掩
入河棄頭不斫生擒女真萬戶少主李董漢
兒李渭等一十一人委是屢獲勝捷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鄧州捷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使臣岳飛狀奏契勘叛賊李成與金賊劉
合孛董陝西番僞賊兵併聚於鄧州西北割
三十餘寨臣遣發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
由橫林路前去掩殺據統制王貴張憲等申七
月十五日離鄧州三十餘里逢賊兵共數萬
接戰分遣王萬董先軍兵出奇突擊其賊大
潰降到番官楊德勝等二百餘人奪馬二百
餘疋夜甲不知其數內高仲將一項殘零人
馬走入鄧州閉門堅守十七日攻鄧州將士

不顧矢石蟻附而上破鄧州殺死番僞賊馬
鏖戰大獲勝捷爲暑月疲勞見起發前去德
安府歇泊聽候 朝廷指揮外謹錄奏 聞
伏候 勅旨

復三州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置使臣岳飛狀奏近准 指揮遣飛進發軍
馬掩殺番僞賊馬於五月六日收復隨州七
月十七日收復鄧州二十三日收復唐州并
已收復信陽軍並已差官葺治屯兵防守已
班師江上歇泊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湖寇捷奏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近差統制
官任士安部押軍馬前去 措置

把截黃誠等賊馬去後據任士安申五月五
日偽太子渠魁黃誠等節次前

來侵犯永安寨其賊

四步軍

二萬餘人擺拽十餘里與官兵相拒鬪敵

率親兵并武功郎統領陸照人

馬分路會合至永

陣前來迎

敵任士安引兵當頭衝擊賊徒敗走奪

粘蹤追襲過苟陂山殺死甚多奪到

衣甲器械捉到

人馬見別具狀供申外委

是大獲勝捷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復西京長水縣捷奏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狀奏據統
制官王貴申遵依指揮差武經郎第四副將
楊再興等統率軍馬前去收復西京長水縣
去後今據申八月十三日進兵到長水縣界
業陽逢偽齊順州安撫張宣贊下孫都統并
後軍統制滿在擁賊兵數千人拒敵當時分
布軍馬掩擊賊衆殺死五百餘人生擒後軍
統制滿在并徒衆一百餘人及當陣殺獲孫

都統首級其餘殘黨盡皆奔潰再興遂再進
兵於今月十四日到本縣界孫洪再逢張
宣贊親率賊馬二千餘人隔河遂鼓率
人馬鬪敵殺散一日二更來復長水
縣了當奪到石給散百姓
官兵食用即時無分毫搔
擾申乞照會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復潁昌府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狀奏據前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
務張憲申統率軍馬前去措置除於閏六月
十九日離潁昌府四十里與番賊見陣獲捷
外憲復統率軍馬追襲賊帥韓常其賊大敗
於當月二十日收復潁昌府了當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陳州潁昌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據諸軍申到收復下項

一據前軍統制張憲申將帶諸統制將官前去措置陳州閏六月二十四日午時離陳州十五里逢賊馬軍三千餘騎見陣掩殺其衆望城奔走遂分諸頭項並進離城數里有番賊翟將軍等并添到東京一帶差來賊馬擺布大陣憲遂鼓率將士分頭入陣掩擊其賊敗走已收復陳州了當除殺死外生擒到番賊王太保等并奪到鞍馬等委獲勝捷

一據踏白軍統制董先遊奕軍統制姚政等申統率軍馬在潁昌府駐劄閏六月二十五日辰時有番賊取長葛縣路前來先即時同姚政等統率軍馬出城迎敵到城北七里店逢鎮國大王并韓將軍邪也孛堇賊馬六千餘騎擺布成陣先與姚政等分頭項徑入賊陣戰鬪及

一時辰其賊敗走追殺三十餘里除殺
死外擒到人并奪到鞍馬等委獲勝捷

右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鄭州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狀奏據中軍統制王貴申先次遣
將楊成等統率軍馬前去措置鄭州全據楊
成等申於閏六月二十五日到鄭州南逢蕃
賊頭領漫獨化等部領賊馬五千餘人見陣
成等遂鼓率將士與賊見陣掩殺賊馬敗走
收鄭州撫定了當委獲勝捷謹錄奏 聞伏
候 勅旨

漫獨化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狀奏據本司中軍統制王貴申據
準備將劉政等申將帶人兵於閏六月二十

九日夜劫破中牟縣金賊萬戶漫獨化賊寨
殺死賊兵不知數目奪到馬三百五十餘匹
驢騾一百餘頭衣物器甲等不計數目即未
知萬戶漫獨化存亡委獲勝捷申乞照會謹
錄奏 聞伏候 勅旨

復西京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狀奏據本司中軍統制提舉一行

事務王貴申尋差中軍副統制郝最等統押
軍馬前去措置收復西京去後今據郝最等
申進發至離西京六十里下寨於七月初一
日有金賊馬軍數千騎前來即時差將官張
應韓清將帶馬軍於賊來路把截其賊前來
迎敵官軍張應等即時掩殺賊馬敗走最進
發軍馬當日酉時直湊西京城下其金賊為
已敗衄當夜棄城逃遁於初二日早收復西
京守當官撫存官吏居民各安職業委獲勝

捷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龍虎等軍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賊酋首四太子龍虎蓋天大王韓將軍親領馬軍一萬五千餘騎例各鮮明衣甲取徑路離郾城縣北二十餘里尋遣發背鬼遊奕馬軍自申時後與賊戰鬪將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

與賊手拽斫劈塵戰數十合殺死賊兵滿
不計其數至天色昏黑方始賊兵退那奪
到馬二百餘匹委戰大捷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復南城軍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初十日據本司統制忠義軍馬孟邦傑申遵依指揮令措置收復南

城軍邦傑尋遣差將官楊遇等將帶人馬收復據楊遇等申七月初一日夜二更以來南城軍北角與金賊交陣擁掩落水溺死賊衆不知其數并殺死賊兵三千餘人所有奪到鞍馬舟船噐甲弓箭旗槍等別具狀供申外逼逐賊兵出城上船渡河至初一日收復南城軍了當已撫存官吏居民各安職業委獲勝捷申乞照會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郟城縣北并垣曲等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初十日申時據巡緝馬報覆有番賊馬軍一千餘騎徑來侵犯郟城縣北五里店在後塵頭不絕不知數目臣躬親提領軍馬出城迎敵遣差背鬼將官王剛等將帶背鬼使臣五十餘人騎前去探賊據王剛等稱於五里店見賊擺一字陣內見

李碩下上件頭領其餘賊衆一發退走今於
研下屍首上并馬鬃上取到紅漆牌子二箇
半是寫阿李朵字董追趕賊馬二十餘里當
日又據本司統領忠義軍馬梁興董榮申依
准指揮統押軍馬前來過大河勦殺金賊占
奪州縣興等於今月初一日晚到黃河南岸
措置濟河其黃河北岸有金賊三十餘人騎
於岸口擺列陣勢守備人馬興等於初二日
早領兵與統領董榮等人馬渡河到北岸賊

馬就岸交戰其賊敗走追趕入絳州垣曲縣
閉門拒敵興等遂行張榜說諭不肯歸降至
午時興等領兵與統領董榮等人馬措置絞
縛雲梯一齊上城接戰殺死番賊不知數目
活捉到千戶劉來孫等一十四人并奪到戰
馬一百餘匹器仗等見行撫存人戶安業依
舊種作外申乞照會謹錄奏聞伏候 勅事

小商橋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涼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本月十四日本司前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張憲申本月十三日統率背嵬遊奕并諸軍人馬起發前來小商橋北一帶至臨潁縣措置掩殺金賊於本月十四日天明據綽路馬報臨潁縣南逢金賊綽路馬遂追趕過縣三十餘里殺死賊兵不知數目其賊望潁昌府尉氏縣路前去委獲勝捷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河北潁昌諸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本月十五日據本司統領忠義軍馬梁興趙雲李進并董榮牛顯張峪申依准指揮將帶人馬過河占奪州縣掩殺金賊興等除已於七月初二日收復絳州垣曲縣了當已行供申外興等統押軍馬至七月初四日到孟州王屋縣界地名西陽邵源驛

劄兩寨莫兇軍張太保等部押手下漢軍人馬六十餘人前來投降至初五日辰時到王屋縣西地名東陽有駐劄北軍一寨爲興等統兵前去其賊棄寨逃走當日午時統率軍馬到王屋縣賊馬爲興等人馬逼近並已棄城逃走興等人馬不曾入城乘勢追趕賊馬二十餘里奪到戰馬八匹殺死賊兵三十餘人并奪到衣甲刀槍旗幟無數興等差人招誘王屋縣百姓首領王璋等五十餘人當面出給旗榜招集本縣逃走軍民着業去訖至初六日統兵到孟州濟源縣西地名曲陽二十里以來逢金賊高太尉賊馬五千餘人騎前來興等躬親統押人馬分頭前去迎敵與賊血戰自辰時及午時其賊大敗殺死金賊一十餘里橫屍遍野并奪到器械槍刀旗鼓等無數及活捉到金賊八十餘人興等收兵歇泊下寨間至未時以來有高太尉再將到懷孟衛等州界發來賊馬一萬餘人騎分布前來興等對面擺陣

相拒興等即時分布軍馬併力與賊迎敵不顧死生血戰自未至酉時勦殺金賊步軍八分已上奪到戰馬驢騾二百餘頭匹活捉到金賊一百餘人追襲至縣西門其高太尉將帶殘零賊馬退走興等爲官軍盡日見陣傷中數多遂統押軍馬前去本縣北十餘里地名燕川歇泊下寨委是大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王貴賴昌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十五日據本司中軍統制提舉一行事務王貴申依准指揮統率諸軍人馬於賴昌府屯駐今月十四日辰時以來有番賊四太子鎮國大王并昭武大將軍韓常及番賊萬戶四人親領番兵馬軍三萬餘騎直抵賴昌府西門外擺列貴遂令踏白軍統制董先選鋒軍副統制胡清守城貴親

統中軍遊奕軍人馬并機宜岳雲將帶到背
嵬軍出城迎戰自辰時至午時血戰數十合
當陣殺死萬戶一人千戶五人賊兵橫屍滿
野約五百餘人重傷番賊不知數目其奪到
戰馬金鼓旗槍器甲等不計其數見行根刷
續具數目供申次委是大獲勝捷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臨穎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狀奏據本司前軍統制同提舉一
行事務張憲申今月十八日到臨穎縣東北
逢金賊馬軍約五千騎分遣統制徐慶李山
寇成傳選等馬軍一布向前入陣與賊戰鬪
其賊敗走追趕十五餘里殺死賊兵橫屍滿
野奪到器甲等無數輕騎牽到馬一百餘匹
委是大獲勝捷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鄂國金佖粹編卷第十六

鄂國金佖粹編卷第十七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軍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家集卷之八

公牘上

乞淮東重難任使申省狀

赴鎮畫一申省劄子

申劉光世乞兵馬糧食狀

申劉光世乞進兵狀

申番招安申省狀

乞措置進兵入廣申省狀

分揀吳錫韓京兩軍訖申省狀

乞廣西戰馬申省狀

再論虔州平盜賞申省劄子

襄陽探報申省狀

乞淮東重難任使申省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

秦州岳飛狀申照得飛近准 指揮差飛充

通泰州鎮撫使仰認 朝廷使人之意除已

一面起發前赴新任外契勘金賊侵寇虔州

其志未艾要當速行勦殺殄滅靜盡收復諸

路不然則歲月滋久爲患益深若蒙 朝廷

允飛今來所乞乞將飛母妻爲質免充通泰

州鎮撫使止除一淮南東路重難任使令飛

招集兵馬掩殺金賊收復本路州郡伺便迤

邐收復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故地庶使

飛平生之志得以少快且以盡臣子報 君

老節謹具申 尚書省伏乞 鈞慈詳察特

賜

敷奏

指揮施行謹狀

小貼子飛今來所管官兵一面催發前

赴新任如蒙指允飛所乞即乞

速賜 指揮亦不敢仰干 朝

廷別求添益軍馬伏乞 鈞照

赴鎮畫一申省劄子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

泰州岳飛劄子契勘飛承 尚書省劄子三

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除授通泰州鎮撫使

兼知泰州今具條畫到合行事件下項

一飛所統人馬見在常州宜興縣駐泊其

本縣已是闕乏錢糧無可應副飛見擇

日起發前去之任竊聞江陰鎮江見今

全闕濟渡舟船兼飛所管官兵老小數

多若以見有舟船裝載半月不能渡絕

切慮軍兵闕食失所欲乞於平江府常

州江陰軍等處支撥糧米三二萬碩應

副即日未渡江以前食用

一秦州全藉興化縣在水鄉多收稻穀以贍兵卒今蒙已降一指揮從薛慶所乞隸屬承州秦興縣又已割屬揚州兼契勘秦州舊有四縣內倚郭海陵附近州城累遭賊火蹂踐全無所收如阜一縣臨於大路所收不廣今來秦州一小郡難以却將兩縣屬別州顯於軍民妨闕伏望 詳酌將上件兩縣依舊隸屬本州所貴軍民通便如蒙 許允乞作

特旨行下恐於人情未便有妨應接

一本軍頭口老小正兵七萬餘人口飛差人前去體探得通秦二州即日並無糧斛况糧斛猝急難以擘畫飛體 國不敢過有陳乞支給錢糧欲乞借支兩浙淮南路鹽鈔一百萬貫逐旋還納鹽事司准充鹽本

一飛見帶軍馬萬餘自春並不曾支給衣賜今來合給冬衣之時全體訪得通秦

州即目錢帛闕少本州人兵尚無可支
散切慮因此失所伏望 詳酌體念特
賜於有錢絹官司或別州軍去處支給
冬衣一次貴免官兵赤露失所

右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

伏候

指揮

申劉光世乞兵馬糧食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秦州鎮撫使兼知
秦州岳飛狀申飛昨奉 聖旨指揮差充前
件差遣於八月十五日遂至常州宜興縣於

十八日起發前來祇赴新任二十二日至江陰
軍歇泊據探報金人見圍楚州飛遂逐急權
差統制王貴管押兵馬等船濟渡切慮遲滯
有失事機不免躬親先入秦州於二十六日
夜二更到秦州城外承准八月十九日 指
揮令飛與趙鎮撫立犄角飛遂措置調發兵
夫糧食并不住差人勾喚王貴等軍馬實緣
舟船數少今月初九日方盡到秦州飛已差
張憲權行守城見今大軍屯駐三

金人大寨不遠惟是新復建康之後所有士
馬瘡痍尚新羸弊方甚兼自到任未及一旬
芻蕘糗糧一一窘乏本未能即從 王事重
以承楚之急甚於倒垂不可以頃刻安居理
宜前進欲望 鈞慈捐一二千之衆假十餘
日之糧令飛得激厲士卒徑赴賊壘解二州
之圍掃犬羊之迹下以禪 相公之盛烈上
以寬 主上之深憂不勝幸甚謹具申 安
撫相公使司伏候 指揮

申劉光世乞進兵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秦州鎮撫使兼知
秦州岳飛狀申竊念飛以行伍賤隸辱知
朝廷蒙被 厚恩殞歿難報每以爲 國家
之難雖非所 命猶當勗力矧承楚之事危
迫如許累准 朝廷指揮催督此正飛等捐
身徇義之秋切緣王鎮撫林鄩鎮撫仲威等
並不見差撥軍馬前來使司王統制雖聞已
起發即目尚未知屯駐去處使飛孤軍戔實

難以支梧。今月十二日，准本州遞到。今月六日，指揮飛除已遵。直外契勘金賊盤泊日久，連破諸鎮。王鎮撫、鄭鎮撫等各斂兵自保其志，已驕。目即承楚一帶民戶逃死，別無鹵掠。易於攻，卻據探報虜人急攻楚州，切恐萬一踈虞於淮南諸鎮，利害不細。飛已於今月十五日具申。使司云訖。飛一面起發前往承州，以來措置勦殺，伏乞鈞慈特指一二千之衆，別差統制官一員前來犄角。庶立大功，不致上誤。國事謹具申。安撫相公使司伏候指揮。

申審招安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申契勘湖東路見今盜賊嘯聚，動以數萬。李宏在岳州，劉忠在湘陰，曹成在道州，作過其餘寇盜不少。除見措置勦殺外，其間若有能改行自新之人，未委合與不合招安。如許飛招

安欲望 給降金字牌黃旗十副仍乞差使

臣管押付飛交割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

候 指揮

乞措置進兵入廣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申

契勘飛承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指揮統率

軍馬前來湖東措置收捕曹成賊馬飛尋依

時起發及沿路不住差信實人到道州以來

體抄上件曹成作為次第至三月三十日

兵到衡州茶陵縣承諸處探報曹成已於三

月二十七日起離道州望全永州路前去緣

茶陵縣至道州尚有六百餘里飛未敢信憑

遂領一行軍馬前來郴州桂陽監體度賊馬

的實動息於四月初八日到郴州管下永興

界地名橋水郊承郴州并桂陽監公文探知

曹成賊馬分路逃遁前去全永賀州界去訖

至三月二十七日並已起離道州盡絕本軍

亦差人探得與諸處關報一同飛今部領軍
馬前去道州如到彼賊兵未遠即便尾襲追
趕若逃遁程途已遠其賊聞飛兵到必不敢
前來拒敵飛欲深往追趕又恐二廣不曾得
朝廷指揮不肯應辦錢糧必致闕誤兼近據
潭州申劉忠掩殺馬友下統制王成大潰竊
恐馬友見飛已入湖東及曹成遁走又不能
捍禦劉忠賊馬以此心懷疑惑別致生事飛
欲徑往潭州安撫馬友訖先次措置勦殺劉

忠等賊了當即乞前去收捕曹成除已具錄

奏聞外伏望特降指揮付飛遵依施行

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小貼子飛契勘曹成賊馬經由全永賀

州界逃遁已不住關報廣東西

安撫使請為統率逐路軍馬照

應把截無致侵入二廣外伏望

特降指揮下逐路帥臣更切火

急嚴緊把截施行伏候

又小貼子契勘湖東事體非輕乘出自
寒微望輕材薄今令權一路切
恐不能稱任止乞依舊統制名
目前去追殺曹成仍乞先次行
下二廣路令應副一行錢糧仍
乞一才幹官充隨軍運使專一
措置錢糧庶得常不闕誤

分揀吳錫韓京兩軍訖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申

契勘飛近奉 聖旨差權荆湖東路安撫都

總管及統率馬友并本路李宏吳錫韓京諸

頭項軍馬來措置掩殺曹成飛尋依應起

發已到湖東界其韓京元屯兵衡州茶陵縣

吳錫在郴州兩項所管官兵多是老弱及湖

東土人在內充數其實堪出戰人各不滿一

千又緣不經戰鬪久在州縣屯泊全無統律

今來乘已將上件人馬除揀選不堪披帶人

給據放散外將實堪披帶人數分撥付本軍
諸將收管使喚訖謹具申 尚書省并密院伏
乞 照會謹狀

乞廣西戰馬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
申恭奉 聖旨指揮差撥飛軍馬前來措置
收捕曹成賊馬其曹成近自道州起發部領
賊衆於賀州界深山挂嶺劄立巢穴占據嶺

峻備敵官軍飛提兵到北藏嶺下寨其賊嚴
備守隘飛料曹成騎兵頗多緣飛所管戰馬
比之曹成數目十不及一遂逐急於廣西經
略司省馬內借到三百匹乘騎出戰與曹成
下王淵賊馬見陣約及數時殺散王淵了當
其所借省馬爲自廣西遠來料食不足例皆
疲瘦及見陣往來馳逐落崖倒死者一百八
十匹伏望 中特降 指揮將上件見管乘遠
廣西馬數特許存留充神武副軍出戰及更

乞下廣西經略司支撥堪好馬五百匹付
使用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再論虔州平盜賞申省劄子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
舒蘄州制置使岳飛劄子契勘今年討捕虔
吉州界盜賊山寨計數百餘座其吉盜如彭
鐵大李動天兩寨結連肆毒其徒多至數萬
侵犯江西湖南及以首領號為十大王桀黠
為甚虔盜如陳顯羅閑十等四百餘黨自為

首各成寨柵其徒十餘萬並結為表裏拒
敵官軍尤為猖獗恃賴山險侵犯數路廣東
則循梅潮惠英韶南雄以至廣州江西則虔
州南安之零都江東則建昌軍福建則汀州
邵武等皆為所攻劫縱橫往來者數年飛墳
奉 聖旨提兵討之雖正當盛夏炎瘴交侵
而一時將士奮不顧身爭先用命以獲平蕩
首領雖眾並就生擒一無遺類向非賞罰明
均何以使人盡力如此伏望 朝廷特賜

詳酌將今來功賞依去年韓開府收捉福建
范汝為恩例施行庶使有以激勸兵將緩急
可以倚伏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小貼子契勘飛近蒙 朝廷褒擢飛累

具辭免不蒙 俞允即非欲夸

大微勞以謀身計蓋恐 朝廷

將來別有使喚庶得將士盡力

區區之愚畢盡於此伏乞 鈞

慈特賜 詳察

襄陽探報申省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兼荆南鄂岳制置使岳飛狀申據探到
偽齊添差番賊并簽軍見在新野龍陂胡陽
棗陽縣并唐鄧州一帶屯駐大段數多見一
面竭力措置外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謹狀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十七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十八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家集卷之九

公牘中

措置襄漢乞兵申省狀

乞田明添差申都督府狀

增補黃佐官申都督府狀

招安楊欽等申都督行狀

梁輿奪河渡申省狀

乞襄陽府路仍作京西路申都督府劄子

乞置監司申都督府劄子

乞便宜黜賊吏申省劄子

進兵渡江申省狀

乞朝辭申省劄子

申審馬軍行次申省狀

收到胡清等申省狀

再乞褒贈張所申省劄子

論劉永壽等棄江寧府申省狀

差趙秉淵知淮寧府申省狀

乞照應毋姚氏封號申省狀

辭男雲奇功賞申都督行府狀

乞免帶河東宣撫申都督府狀

乞致仕養疾申省狀

措置襄漢乞兵申省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

聖旨恢復襄漢似

遵 廟謨今已克平五郡惟信陽未下已調

發軍馬收復可以旦夕成功累准 御前處

分令飛條具利害防守之策來上飛已具管

見奏 聞去訖今月初七日再奉 指揮飛

之所陳皆蒙 俞允然今防守之策正在乎

分屯勁兵控扼要害飛雖已據數量差軍馬

於逐處屯駐然其勢力單寡難以善後況今

已近九月天氣向寒邊面尤當嚴備比聞諸

探虜意猶不可測飛朝夕計慮不敢少懈

以初者恢復之時賊徒固守倍費攻取繼又

金賊劉合孛董偽齊李成合陝西河北番偽

之兵多至數萬併屯鄧州力拒官軍仰賴

君相之祐成此薄効今既得之實控上流

國勢所資尤宜謹守不可失也飛所乞六萬

之兵雖蒙 朝廷俞允然必待楊么賊平然

後抽摘第恐水勢未減江湖浩漲楊么未可

措手縱待十二月與正月間湖水減落便能

平治邊面備禦已失機會飛今見管軍馬兼
撥到牛臯董先兩項共一千餘人合飛本軍
都計二萬八千六百一十八人輜重火頭占
破在內欲望 詳酌令湖南留韓京郝晟兩
軍在潭州彈壓外將任士安吳錫軍馬盡數
起發及江西軍馬內令選擇成頭項者勾撥
三千人湖北帥司崔邦弼顏孝恭並撥付飛
相度分守計此五項止是二萬人內有不堪
披帶輜重火頭之數不下三五千人餘乞

朝廷據那以足六萬之數速賜遣發前來布
列諸郡以為久安之計利害至重恐不宜緩
伏望早降 指揮施行謹具申 尚書省
密伏候 指揮

小貼子飛被 命於鄂州歇泊別聽

指揮謹已遵依外契勘兵將暴

露日久例皆赤露天氣向寒衣

裝未備欲望速降 指揮令飛

本軍老小於一處駐劄施行

乞田明添差申都督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 聖
旨措置招捕荆湖南北路盜賊其王太尉先
與水戰見陣少却之後有旨領田明率衆前
來荆湖南北路安撫司出首雖蒙 朝廷將
田明補武義大夫榮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
人然至今未霑寸祿深慮無以勸誘自新之
人伏望特賜 指揮添差田明充衡州兵馬
鈐轄一次庶幾改過之人得以安卹謹具申
都督府伏候 指揮

增補黃佐官申都督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奉 聖旨
措置招捕荆湖南北路盜賊近遣武義太尉
閣門宣贊 仕將帶人船前去攻劫水

賊周倫寨

今據黃佐申全築四月

賊除當有殺死及掩

賊除當有殺死及掩

入湖賊

統制陳貴等九人奪

到衣甲

糧船了當契勘黃佐

首先

徒獲捷委是忠義勇敢理

降到空名告依便宜指

依前閤門宣贊舍人給付

申都督府伏候指揮

欽申都督行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六月二日

據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黃佐招安到水

寨首領楊欽將帶到本寨徒眾並到軍前除

已優加存恤外謹具申都督行府伏乞

照會謹狀

梁興奪河申省狀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岳飛狀申契勘飛先來結約

太行山忠義保社密為內應今據頭領梁興

等一百餘人奪河徑渡欲自襄陽府率飛軍

前除已一面招納外謹具申 尚書省 竊
伏候 指揮

乞襄陽路仍作京西路申都督府
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岳飛劄子契勘襄陽唐鄧隨
郢金房均州信陽軍元係京西南路今來收
復已久合仍舊貫欲乞改襄陽府路依舊只
作京西南路庶得路分速歸舊制以稱 朝

廷正名責實不忘中原之意伏候 鈞旨

乞置監司申都督府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岳飛劄子契勘襄陽府自收
復以來未曾差置監司切慮無以按察州縣
欲望 鈞慈詳酌除監司一員兼諸司事務
庶得官吏勤於職事不致苟簡以稱 朝廷
厲精核實之意伏候 鈞旨

乞便宜點賊吏申省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克湖北京西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岳飛劄子飛一介寒微誤蒙 朝廷委寄兩路不敢不竭愚鈍以圖報 稱契勘管下州縣例經殘破正賴撫綏切慮州縣官或有蠹政害民賊汚不法之人當此安集之初易以搔擾若不稍加振厲則民戶難以安業欲望特降 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本司一 面對移事理重者放罷仍具情犯職名奏 聞所貴官吏修舉職事

不敢苟簡伏候 鈞旨

進兵渡江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今據諸處申到番偽賊馬厚重欲分路前來侵犯乘比來目疾雖昏痛愈甚深惟 國事之重義當忘身遂不免於十一月十五日躬親渡江星夜前去措置賊馬外謹具申 尚書省

照會謹狀

乞朝辭申省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劄子契勘飛
准 朝廷指揮令前來 行在所奏事飛已
到 行朝適值 國郵隨班入臨欲候除服
日即乞 朝辭伏候 指揮

申審馬軍行次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契勘
准 指揮令本司馬軍於扇篋船前行續准
指揮為扇篋船在後隔遠令次趙密軍馬後
行緣所管步人在前馬軍在後難以照會伏
乞 指揮將馬軍步人同前行謹具申 尚
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收到胡清等甲省狀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岳飛狀申今具節次狀到歸
正偽統制統領官等下項

一統制官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知
順軍權知鎮汝軍馬軍統制官

胡清

一統制官一十員武翼郎劉遇修武郎

劉德宗迪從義郎閤門宣贊舍

人游臯從義郎韓青秉義郎杜

彥楊宣楊珍成忠郎呂榮借補

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李忠

一使臣一十員修武郎王賓保義郎薛

密承節郎王進承信郎黃欽

武校尉郭進張彥鄭德進武副

尉荆成周真借承信郎張立

右開具在前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施行謹狀

再乞褒贈張所申省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飛劄子飛竊聞

好生惡死天下常情若臨大難而不變視死

如歸則非忠義之士有所不能伏見左通直
郎直龍圖閣張所以忠許 國義不顧身雖
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終能以全節自守
而不屈不惟飛知之士大夫無不知之今蒙
朝廷已叙復元官 恩至渥矣然區區之心
欲望更賜 敷奏特與優加褒異庶使天下
忠義之士皆知所勸冒瀆 鈞嚴飛不勝皇
懼待罪之至

論劉永壽等棄淮寧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
狀申契勘權知淮寧府劉永壽并史貴將帶
人兵棄城前來顯是退怯除已依軍法行遣
外其淮寧府另行差官措置伏望特降 指
揮將劉永壽史貴更賜行遣以為臨敵不用
命者之戒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

伏候 指揮

差趙秉淵知淮寧府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
申契勘飛近為權知淮寧府劉永壽史貴擅
棄淮寧府城已將逐官依軍法行遣及申奏
朝廷乞將逐官更賜行遣外飛遂差統制官
趙秉淵將帶軍馬前去措置占守去後今據
趙秉淵申已於七月二十三日軍馬入淮寧
府城安貼官吏居民訖申乞照會所有淮寧
府伏望特降 指揮下淮北宣撫司差官施
行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 伏候 指揮

乞照應母姚氏封號申省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
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狀申二月一日奉
親筆賜飛母特封國夫人尋具辭免奉 聖
旨不允本月十七日蒙降封母姚氏福國太
夫人告軸契勘飛母姚氏見係太恭人其前
件告命却係榮國太夫人上擬封所有榮國
太夫人告即不曾祇受今來降封福國太夫
人告物遺狀繳納前去謹具申

院伏候 指揮

辭男雲奇功賞申都督行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湘
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准 都督行
府劄子勘會制置使司近差官兵平蕩湖賊
了當內奇功第一等人並已推恩訖其武翼
郎閣門宣贊舍人岳雲亦係奇功緣雲係岳
飛之子不曾保明除已具奏乞優與推恩外
劄付飛照會契勘今來平蕩湖賊並係將士
戮力用命之功男雲雖曾隨軍前去即不曾
立到顯效所有前項行府照劄飛即不敢令
男雲祇受今隨狀繳納乞不施行謹具申
都督行府伏候 指揮

乞免帶河東宣撫申都督府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本路營田使岳飛狀申准
都督行府劄子勘會行府恭被 聖訓應措
置軍事一面相度施行契勘岳少保已除湖

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所有將來進發至秦西路分行下僞界文字合添入河東二字以湖北京西河東宣撫副使繫階其行移湖北以襄州軍及關中 朝廷并行府等文字自合依舊已於三月三十日劄下岳少保照會施行去訖須議指揮右勘會若將來有河北申到本司軍前文字即聽行節制仍於階內添入節制河北路五字餘依已劄下事理施行除已遵依指揮施行外契勘河東河北兩路

國金佗粹編卷第十九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内勸農事岳珂編進

家集卷之十

公牘下

建康捷報申省狀

承州捷報申省狀

賀州捷報申省狀

大破曹成捷報申省狀

追趕曹成捷報申省狀

虔州捷報申省狀

虔賊捷報申省狀

廬州捷報申省狀

平湖寇申省狀

何家寨捷報申省狀

鶻旋郎君捷報申省狀

檄

奉 詔移偽齊檄

律詩

題翠巖寺

寄浮圖慧海

詞

小重山

題記

五嶽祠盟記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東松寺題記

未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建康捷報申省狀

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下都統制岳飛
狀申照對飛自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起離建康府至廣德軍界與金賊六次見陣
收復溧陽縣及於常州界以來邀擊金賊襲
逐至鎮江府恭依 聖旨親提重兵至建康
府與金賊戰鬪追殺過江收復了當其生擒
到偽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千戶留
哥及女真漢兒等今差使臣管押申解前去

謹具申

尚書省

并相密院

伏候

指揮

承州捷報申省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秦州鎮撫使兼知
秦州岳飛狀申恭依指揮選精銳分頭會合
及率人馬直抵承州掩殺金賊三次見陣獲
捷所有逐次生擒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軍高
太保等除身死外見管女真三人阿主里字
董白打里蒲速里渤海一名李用契丹一名
毛毛可濕奚人三人王哥合主留哥漢兒一

十二人李延壽趙月一張大李興門侯孝興
解德小兒麻大曹黑兒楊四兒楊章兒孫公
儀今差使臣某人管押申解前去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賀州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
申閏三月六日飛進兵離賀州二十餘里曹
成賊兵三萬餘人占據山險迎敵官軍即時
鼓率士卒掩殺賊兵敗走飛又率兵追至賀
州城東江岸其賊望桂嶺路逃遁前去飛尋
勾本軍離賀州二十餘里下寨並不曾放人
入城賀州錢糧係廣西經略安撫許中下統
制歐陽臨羅選等差丁兵占守所有飛一行
軍馬只沿路就賊糧斛食用飛見行進兵前
去桂嶺縣破滅曹成大隊次謹具申 尚書
省并樞密院伏候 照會謹狀

大破曹成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
申准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收捕曹成除於
今年閏四月五日自遶嶺路下手掩殺曹成
下把隘并遊掠賊兵破蕩州界太平場賊寨
當月六日離賀州二十餘里殺散曹成下賊
兵三萬人十二日殺散北藏嶺上梧關守隘
賊兵占奪關口十三日殺散曹成發來照應
北藏嶺夾擊官軍賊兵一萬五千餘人除已

具殺獲次第捉殺人數奪到弓筈削槍刀等申
樞密院外飛契勘曹成自桂嶺縣創立大寨
至北藏嶺約六十餘里盡是山險河澗唯狹
路往來人馬不得並行兼北藏嶺上梧關遶
嶺三隘所阻已取奪北藏嶺上梧關兩隘不
當至閏四月十五日進兵遶嶺其賊嚴備隘
口把截官軍飛於當日未時以來分布兵將
一擁上嶺與賊戰敵其賊大敗四向奔潰殺
死及掩擁入河不知其數十六日取桂嶺寨

取奪夫寨李富其曹成帶領殘零潰賊望連
州路逃竄奪到槍刀金鼓旗幟不計數目及
奪到被虜人民數萬人放令歸業飛見遣四
向搜邏勦戮追襲殺捕并關報廣東經略把
截乘勢掩殺外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 伏乞
照會謹狀

追趕曹成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

申恭奉 聖旨收捕曹成賊馬於今年閏四

月五日遶嶺沿路掩殺破蕩巢穴了當其曹
成奔竄廣東連州遂遣本司統制官張憲追
趕掩殺收復連州了當曹成已入湖南望江
西逃竄并曹成先發都統領王淵賊馬望桂
陽監路前去尋遣本司統制官王貴追趕殺
散其餘徒黨望江西散走賊勢大敗窮寇
除已躬親提兵勦殺招收外飛奏勸提劉
成下將官張全等通說曹成軍中實有

河東山東京畿陝西等七萬餘人飛自今年
閏四月五日後來節次殺戮約及大半平蕩
指日伏恐 廟堂過憂上勤 宵旰謹具申
尚書省并拒伏乞 敷奏施行伏候 指揮
虔州捷報申省狀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
岳飛狀申契勘恭奉 親札處分措置虔州

等處盜賊飛准江南宣諭牒據吉州龍泉縣
申本縣被賊人彭友李動天結集頭領兇賊

偽稱十大王已經四年攻破八縣大段猖獗
其彭友等賊徒見在本縣界武陵烈源陳田

三處割寨飛恭依 聖旨先差使臣齎文字
前去招諭其偽十大王彭友等八頭項並不

肯聽從又結集永新縣界群賊尹花八等二
項賊徒三千餘人等迎敵官軍飛分遣統領

官張憲取一路王貴取一路飛躬親統率軍
馬取一路約期會合迎敵其賊沿山擺布

遂棄將去戰陣官自賊眾敗走下山奪到

口數處飛躬親督率軍馬分頭下山與賊戰
鬪殺死賊徒遍滿山谷并槍牌衣甲等及奪
救到被虜老小二萬餘人已放令逐便具錄
奏 聞外飛續遣兵於山村搜殺不盡殘黨
捉到賊魁偽十大王彭友李滿并以次頭領
隨軍監防外謹具申 尚書省并院伏候
指揮

虔賊捷報申省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
舒蘄州制置使岳飛狀申准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令飛躬親前去虔州討捕盜賊飛恭依
指揮起離到吉州有彭大名友等作過飛先
差人招安不肯聽從分布軍馬與賊鬪敵殺
死賊徒不知其數捉到彭鐵大并以次首領
李動天又往虔州分遣統領官說諭諸寨頭
目並不肯聽從遂行進兵於興國縣衣錦鄉
一帶節次逢賊見陣大獲勝捷并攻破山寨
數百餘座生擒賊首王彥鍾超呂添羅開十

陳顥藍細禾謝敵鍾大牙劉八大五盧高處
置訖委是盡靜別無未獲賊徒今依 指揮
將實有功將士開具等第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伏乞 照會施行謹狀

廬州捷報申省狀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
飛狀申據統制官徐慶牛皐申部押人馬前
來廬州到本州安泊未定間有番偽賊兵逼
近州城遂躬親率所統人馬出城迎捍闔敵
自申時轉戰至酉時其賊敗走大獲勝捷殺
戮賊兵三十餘里除殺死并斬首級外活擒
到番偽賊兵八十餘人奪到馬八十餘匹槍
刀不知其數目賊馬走透前去飛契勘元差
徐慶牛皐等將帶官兵二千餘人前去廬壽
濠州天長軍以來掩擊賊馬今到廬州城下
逢賊賊闖除在城內及在城南下寨官兵更
不開具外今具接戰實立功官兵五百四十
六人分爲等第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伏乞

照會施行謹狀

平湖寇申省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飛近招捉
到水寨劉衡夏誠楊收楊壽石顥等及諸路
頭領小寨二十餘座并黃誠楊太周倫下徒
衆節次取問得願歸業人於六月十八日終
出給公據放散二萬七千餘戶各量支米糧
歸業外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

謹狀

何家寨捷報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據王貴
申偽五大王擁賊兵前來離何家寨四十里
地名大標木依山勢擺布迎敵官軍於十一
月初十日與賊交戰大獲勝捷謹具申 尚
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謹狀

小貼子飛契勘偽五大王擁番偽重兵

侵犯唐鄧州漢上一帶作過飛
遂遣發軍馬措置今雖獲大捷
緣已至蔡州界去京城大段比
近勢未能便行深討飛見星夜
前去相度若蔡州可下即行收
復差官主管州事畢班師別聽
朝廷指揮伏乞 照會

鶻旋郎君徒報申省狀

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
申據本司統領官李寶孫彥申探得金賊四
太子前軍四箇千戶將領馬軍大隊四千餘
騎前來宛亭縣界荆埧下寨寶等於五月二
十四日晚部領人船前去一更以來劫殺金
賊大寨殺死并擁掩入黃河不知數目殺死
千六三人并鶻旋郎君奪到白旗一面上寫
無元帥越國王前軍四千戶字奪到馬二千
六月十二日有番賊金牌郎君會起東京以

地番賊大隊前來竄等統率人兵向前掩殺
賊兵敗走望南逃遁追殺二十餘里殺死擁
掩入黃河不知其數奪到噐甲不少委是大
獲勝捷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
謹狀

檄

奉 詔移偽齊檄

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
吏是且執節效死圖報 國恩乃敢背棄

君父無天而行以 祖宗涵養之澤翻為仇
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
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
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
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
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
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駟騎交馳羽檄
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義
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共

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
之梟群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
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為
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
蘇祐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
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
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
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為叛人嗾桀犬以吠堯
詈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
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連千載之
惡名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
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

律詩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
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
敢沙漠群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
酋席卷盡擒歸

寄浮圖慧海

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
男兒立志扶王室 聖主專師滅虜酋
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
丁寧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詞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
起來獨自遶堦行人悄悄簾外月籠明
白首為

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
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題記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
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
洗蕩巢穴亦且快 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
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
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

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虜
廷盡屠夷種迎 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
圖 朝廷無虞 主上奠枕余之願也 河
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
僊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
立竒功殄醜虜復三關迎 二聖使 宋朝
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
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
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祈門西約一舍
餘當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
王團練并幕屬隨嬉馬觀其基址乃鑿山開
地創立廊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
密掩煙薨 景瀟洒實為可愛所恨不能款
曲進程 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

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庵僧紹興改元
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
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
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
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
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
蜂蟻之群豈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

年七月初七日

鄂國金佗稗編卷第十九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

孫泰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以勸農事岳珂編進

籲天辨誣通叙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
於人心散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
曖昧而未白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
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
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為今日之榮而
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

奮自單于 宣政之間已著功于河朔
高宗皇帝受 密詔 開霸府而先臣首被
識擢蓋自是而歷官孤卿專制閩外未嘗有
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 明主自信
不疑勳名既高讒惑橫出而先臣之跡始危
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
一撻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
不願推鞫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辨其非辜
而罷士儻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
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爲問而奪之柄最
後而劉允升以布衣扣 闕而坐極典矣一
特附會之徒如万俟卨則以願備鍛鍊自諫
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
得康車姚政龐榮傳選之流亦以阿附而立
沐索遷之寵矣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
之所甚懼也豺狼朶頤而當路顧乃相率而
犯遷至於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豈人之情
哉矣必將大不安於其心而後不敢爲也

非特播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乎怒之吏
世擊冤抑之莫伸者之為也而異時同列之
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忍以非
侮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僂謂未足以懲猶
之可也朝上匪函暮拘天狂風旨之下凌虐
可知訖不能追寸草之命僂及其身為世大
耻而先臣既歿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
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讒甚悉
殄而宏圖之言適合 聖意宏圖蓋未敢逆

為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心蓋如何哉

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

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之

孝宗皇帝 嗣位之初首加 昭雪既復

其官爵又錫之家地 疏以寵命而極其

孫子 予以緡錢而恤其家族 給以无業

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 旌以廟貌而俾有

以射部曲五軍之心 日月照臨下燭幽隱

而蒙始獲備及死生 聖恩洋洋復出文謀

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
先臣老抑及其昭雪之際 眷渥有加亦未
始置之榮者也 聖詔之下朝闕庭而暮四
海老耄童稚不謀同辭咸曰此 太上之未
心而 今皇所以奉 承而行之者也 愚積
之氣固有時而伸而徇 國之臣亦非姦邪
之所能遏也 蓋於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
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
足者亦遂少紓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
之言天下之公言也 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
乎哉 其必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
力使抑以其理之正而已 何以明之 汪澈宣
諭荆襄周行舊壘見其萬竈鱗比寂無譁譁
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歎曰良將之遺
烈蓋如此 繼而列校造前捧牘訟先臣之冤
激述喻之以當以 奏知之意 此語一出哭
聲如雷咸願各効死力至有爲岳公爭氣之
語 况於前人之而聚泣者猶未止也 故先臣

復官者皆亦畧叙其歸功之意先臣御軍嚴
整雖小犯不貸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
也即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同而
不待臣區區之辨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
其冤而不知其所以爲冤請叙先臣之所以
冤而後它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乎張俊
而秦檜者寔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
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
行追先臣一戰而捷俊則耻之一也視韓世
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
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
戮力圖剋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則怒之二
也疆虜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
主上眷寵加厚逾於諸將先臣於俊爲後輩
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
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
已莫揜於捷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
覲於室撫寄聲之問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

易大臣之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
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
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鄞會稽文
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 燕間嘗一及
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 資善
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 國本之意非
一日矣然先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 儲之
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
議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摅撫世忠
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 上意先臣曰
主上幸以世忠陞宥府楚之軍則 朝廷軍
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爲者若使飛摅撫
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興耿著獄
將究分軍之說連及世忠先臣歎曰飛與世
忠同 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
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 上驚諭
之曰安有是旣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
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

心而諂事於檜檜之憾先臣者視俊爲尤切
唱和一辭遂啓大獄况當是時輔之以羅汝
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訐万俟卨挾故怨而
助虐王貴劫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
西之逗留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
憲亦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
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
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
仇人之說而必成於徑行之內甚而陳首之
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興獄雖張俊
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辨皆可
覆也嗚呼冤哉籲天莫聞洪皓嘗奏事而
論及先臣不覺爲慟以爲虜中所大畏服未
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未
臣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和議
自是可堅而查翥嘗謂人曰虜自叛之
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千金入勸言止
元大皇帝嘗曰爾朝夕以和請而

河北爾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為信即歸之所奏而觀之籥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寃而後述所以為額。天辨誣之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內剪外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毆虔寇而歸之農蹶叛將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秘計成而劉豫廢忠信著而梁興來兩至淮堧而胡騎遁迹一。至朱仙而虜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穎陳數十郡復於河南境土駸駸乎返舊矣而姦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勲不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為先臣扼腕而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于今幾七十年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痛痛為臣自述此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

畧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素
易簣而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
束髮以來朝夕憂惕廣搜旁訪而訂正之
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月
日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誠懼
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
行實之中摘其未明者自建儲而下凡五
條條皆有辨辨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
答先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
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
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
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亮燭
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
柄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
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
至形於色其間如闕畧其姓名隱匿其功狀
者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
後世使後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

君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
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辨誣之五條雖天
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
夫庸俗騰於說按之 詔旨而不謬驗之歲
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 國史未
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 上召當
制學士纂崇禮出檜二策示以 御札明著
其罪 日星焜耀 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
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騰函章下台州於密
禮之壻謝仍家取之以滅迹 煌煌奎畫尚
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
特先臣之不幸 廟謨 神筭鬱而不彰檜
之罪尤不勝誅矣 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
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
天下之所以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
無效也嗚呼此籲 天辨誣之所以不得不
作也向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功
過是非定於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先

既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噤不敢議
稔惡而薨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
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爲虜方顧和
且無故而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嶠
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
斷而拳拳聖眷首發於揖遜面命之頃
故先臣復官錄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
而先父臣霖欽州召還賜對便殿玉音
宣諭謂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
冤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侍
膳之餘者蓋詳矣故一時值先臣之事如李
若樸何彥猷或生拜郎曹之除或死沐褒
贈之典而睿旨曲頒且有秦檜誣岳飛與
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辨而自
明嗚呼聖恩厚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
得非以先臣勦虜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
不就北面一時肉食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
所立宜有以尊顯之李綱虜所惡實散可也

上歛容曰恐 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即
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可
闢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
蓋已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後
姦邪闢正論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
幸尤可哀也臣尚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
和議爲懷姦以深入奮討爲輕敵以恢遠畧
爲不量彼已以不事家產爲萌異志以不結
權貴爲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
爲不必辨謹叙

鄂國金佗稗編卷第二十

鄂國金佗稗編卷第二十一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諸軍事岳珂撰進

額天辨誣卷之一

建儲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
樞密副使岳飛不避嫌疑而妄貪非常之功
不量彼已而幾敗國之大事

熊克中興小曆曰紹興七年夏四月初張浚
與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議不合飛喪母乞

持服乃棄其軍而去居江州廬山以本軍
舉事務官張憲主管軍事浚因請用兵部侍
郎樞密院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議張宗元為
宣撫判官憲在告而宗元除書下軍中籍籍
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參謀官薛弼請
憲強出臨軍憲喻羣校曰我公心腹事參謀
官必知盍往問之羣校至弼謂之曰張侍郎
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政未幾汝輩軍法如
此宣撫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敕使起

宣撫復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上詔飛入
覲弼亦移書趣飛行至是飛偕弼入奏事
飛以手疏言儲貳事衝風吹紙動搖飛聲
戰不能句飛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且

在道常怪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

無知者此據朱勝非秀木間居錄并野記與

據撫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

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謂成曰弼之先於高

天也姓者丁巳歲被旨從入弼之先於高

遇於九江之舟中鵬說曰其此行將陳大計

京湖為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其
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
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
上曰飛適來奏乞正殿資宗之名朕
卿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非御所當
但見飛習小措凡忝奏皆飛自書耳
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喻之弼受
又云夫鵬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
戒隱其語若箇書生教之耳岳飛字
但曰鵬云

臣珂辨曰臣聞事君有犯而無隱古今
之通論也自常情觀之堂陛九重

門庭萬里其所謂勢與位固扞格而不
相侔然其所問者勢位耳而所以一付
戚一利害者蓋未嘗不自若也隆古盛
時明良交會於一堂之上都俞吁咈不
匿厥指上以誠孚于下而下亦以誠應
乎上有猷則必告非道則不陳未聞教
臣下以避嫌疑也世變益下君道日尊
而後全身遠害之士始欲言而不敢乃
銖量而寸較之曰是近於嫌是近於疑
未可言也於是嫌疑之名始彰嫌疑之

名彰而後君臣之分缺天下之事始墜
於上聞矣雖然是猶非有以教之而使
然也身之欲全害之欲遠臆決而意料
不得不然也汝楫獨何見哉當 清明
極治之朝而教臣下以嫌疑之避不以
隆古交孚之治望其 君而以襄世全
身之計教其臣如是而任七臣之列居
敢諫之位固無望其有格 君之功也

昔唐太宗嘗以人言魏證朋黨詔溫彥
博按訊非是彥博曰證為人臣不能著
形迹遠嫌疑而被浮謗是宜責也乃命
彥博傳詔責之證入謝曰臣聞君臣同
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
下共繇斯路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
矍然曰吾悟之矣嗚呼證言盡之矣汝
楫之用心何其與證異也先臣雖奮自
卑平然備位二府任兼將相 國家之
事成是 同維時 翠華南巡 國本

未定先臣激發忠義首建大謀密疏啓
聞深簡天意故璽書賜報褒諭
再三卒之朱邱肇開青宮茂建
堅與子之斷遂非心之願實先臣
一語之感悟有以基之在昔至和
間昭陵不豫諫官范鎮首抗儲議
并州通判司馬光聞而繼之故光之論
鎮以爲發議之勇過於賁育先臣雖未
敢以比擬先正然其用心之忠愛君
之勇抑亦庶幾於鎮與光之萬一汝
於此而以嫌疑罪先臣尚何辭哉雖然
位有崇卑則責有輕重夫視三事之儀
則上公經邦之任也分專閫之寄則重
臣出使之名也居高爵食厚祿而首鼠
畏忌不以一言報夫君此先臣之所
不敢也而亦先臣之所不忍也汝揖獨
非臣乎乎坐觀國本之未立陰懷矯
竈之巧計嗜進不止阿容在列當其勃

先臣之時知有奉秦檜之意而已曷嘗
知有君父哉夫汝楫之位范鎮之所
居也范鎮之論若此而汝楫之論若彼
識者必有別於此矣論先臣之迹則若
涉冒言攷先臣之心則本於報國辭
位之已隆徼福之念無有也勛業之已
盛要名之念又無有也犯雷霆之威
陳天下莫敢言之計先臣雖至愚豈不
知愛其身哉身且不愛而謂其有徼福

要名之心可乎國有大議一并州通
判尚得以抗言而極論之先臣蚤被
不世之遇幾極人臣之貴以此視彼職
有加焉顧可謂其越職也哉使汝楫易
地而居於至和之時則貪功之罪不當
實司馬光於先臣之後以是觀之則先
臣之旨議蓋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
有君而不知有身忠義激於其中蹈
危機而不之顧卒之小人乘間一債不

復哀哉先臣之不幸也當是時護臣擅當軸之位依城社之勢以死生之柄伏天下以利祿之權誘新進其諱聞人言如諱聞父母之名先臣乃於其所諱之中擇其所尤諱者而言之亦宜乎汝楫之謂愚也臣又聞之仁宗皇帝因採范鎮司馬光之議宰相韓琦力贊睿斷大策中定授之英祖詔令既具將孚于庭而當時好諛之臣雜進其說皆曰陛下春秋鼎盛子孫千億何遽作此不祥事仁宗皇帝聖慮深遠與天爲謀力卻羣言卒安大器臣間因竊讀國朝事迹至此未嘗不掩卷三歎而繼之以泣也夫受盡言而不怒固本於人君之盛德而資大謀而不惑尤資於大臣之明斷若時先正韓琦以盛德元勳光輔王室維持正論上開帝聰故一時諛臣之進說皆

逡巡卻立而范鎮司馬光之議不惟不
得罪於當世而且卒行其言先臣幸遇
明主而不勝羣邪之害正遂以殞身即
時而論罪檜與汝楫詎可勝誅哉嗚呼
范鎮司馬光之說不避嫌疑之尤者也
諛臣之論能避嫌疑之尤者也然自

至和迄今百有餘載天下之公議未嘗
進諛臣於鎮與光之上然則先臣獨何
罪乎是疏也於先臣本無足辨然足以

誤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者臣故不敢不
申爲之說至於張戒之默記荒謬不根
顛倒錯亂尤爲昭昭臣不敢以臆說與
戒辨請以 高宗皇帝宸翰爲證戒之
言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與戒
言及先臣建 儲之議云是丁巳歲先
臣因 召對寔建此請又以爲謀殺虜
酋將有所挾以入 京師先臣與弼會
于九江舟中議所以沮虜謀者而及於

此既又託爲 玉音謂先臣雖忠而握
重兵於外此事非所當預次之以先臣
失措之狀又次之以薛弼造 膝之語
而斷曰飛爲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
哉熊克又從而信之筆之小曆上之史
院板而行之天下臣嘗捧書痛哭重歎
先臣之不幸而竊怪夫弼之果於誕也
夫丁巳歲 紹興之七年也先臣奉
詔至督府與張浚議劉光世軍不合遂
疑先臣有自營得軍意即日上章乞解
兵柄 璽書召還復畀以兵則與弼同
對蓋是年之六月也至冬十一月而劉
豫始廢則先臣 召還之時豫未嘗廢
也豫方據汴虜何自而有挾以入 京
之謀天正 資宗之名何預於虜使先
臣謂有益於 國本則可而謂以沮虜
謀固不若是其疎也臣之所辨亦既詳
矣然未有所據不足以折弼請言其所

據按野史等書載皆謂先臣當時因召對罷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至紹興十年虜再叛盟先臣灑泣厲衆即日北討將行數請面陳幾以感動上聽會詔趣進兵不許乃密爲親書奏上之大略以爲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志奏至宸衷感悟賜

御札褒諭有非忱誠忠謹則言不及此之語臣嘗竊攷野史與弼之說而見其時口之不同亦竊有疑焉及伏觀臣家之藏詔究其次第而後知野史之載爲可據而弼之說蓋甚誣也謹按虜人寇河南之初先臣得警言即乞詣在所奏事御札報曰覽卿來奏欲赴行在所奏事深所嘉歎既又曰俟卿出師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及先臣奏已

遣張憲姚政軍 御札復報曰覽卿奏
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
中機會卿乞赴 行在所奏事甚欲與
卿相見既又曰措置有緒輕騎前來奏
事副 朕虛竚也先臣未及 覲 上
遣李若虛至軍 御札報曰金人再犯
東京賊方在境難以 召卿遠來面議
今遣李若虛前去就卿商 量則是先臣
累請 面陳而不獲也然後親書達

儲之請密以奏上 御札報曰覽卿親
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謹則言不及
此即 天語而觀之決非區區具文之
奏而其 褒諭之語深切著明蓋直爲
先臣建 儲之議設也 御札之連文
曰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
人比茲者河南復陷日夕愴然攷之時
事則其爲 紹興十年之詔也甚明是
先臣嘗密疏言於 紹興十年之後而

未嘗 面對言於七年之前是先臣因
興師請 覲不獲而後抗疏而未嘗因
謀報而欲立此以沮虜謀也况謀報之
事其為不根臣之辨尤明則弼所謂玉
音有非卿所當與之說卿自以意開諭
之說先臣有衝風吹紙之事怪其習小
楷之事詎有一實哉年月先後之不同
面奏疏聞之有異弼其果於誕者按弼
之在先臣幕為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
皆下吏遠徙獨弼不與偃然如故公議
皆謂弼舊居永嘉秦檜方罷相里居弼
足恭奴事以徼後福及在先臣幕知檜
惡先臣觀望風旨動息輒報以是獲免
於戾天下固知之矣臣竊以為小人苟
免以全身見利而忘義亦何所不用其
至初不足以污筆櫝獨忘 國而謀家
忘 君而謀身忘所知而謀所託既欺
一時以免其禍又託為游談聚議之說

矯 玉音而實其辭因它人之筆以欺
天下後世使人莫窺其奧其用心之姦
擠崖之嶮蓋非它人比也臣伏讀 國
朝之律偽 制書及增減而足以亂俗
者弃市 聖人立法之意抑以制書者
上之所用以信天下姦民敢矯而爲之
而其矯爲者之足以亂俗則雖寘之極
典誠不爲過夫 制書不可矯也 玉
音其可矯乎一時之俗不可亂也天下

後世之公其可亂乎原情而議法弼
左春秋誅心之典臣獨惜夫 高宗以
宏略聖度致 炎興三十六年之治繼
中天二百餘載之業而秦檜擅命矯稱
玉音已不逃沈該等之奏論弼斷斷小
人亦敢駕說而矯誣又作爲 進對折
旋之義使人見之若親奉 天語者其
罔 上誣 君之心詎勝言哉遂使
洋洋 聖謨玉石不辨天下後世若

何而可以取證也若夫戒謂先臣越職
取死爲宜書之簡牘傳之萬世岸然不
以爲耻則又臣之所甚未諭夫先臣爲
一身謀則固愚矣而爲社稷謀顧不
謂之忠乎人臣而一陳社稷之忠謀
讒臣已嫉而陷之諫官又和而劾之搢
紳士大夫之議又從而交非之則其不
幸豈特一時而止哉讒臣嶮欺固不足
算臣之所甚惑而不能已者蓋以諫官